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一

宋 陳亮 撰

書

與葉丞相衡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内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内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概

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讎未報而二十年為備之說方出文士既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概皆欲委之而為說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為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柰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

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覬惜分陰以修內政辨正邦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蒙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

得從白免父子團欒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為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牆頹噓過焰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為有司所録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

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竒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溫州進士戴溪行嘗僣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

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略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

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為僭率謹跧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 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

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餬口之不給細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為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為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已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為變故也自淳熙改元

歳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為天瑞之臻覩此兩歳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満腹衆難塞胷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為法以議論為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騖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為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為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巋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賛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為可恥矣

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麤疏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内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强魂入院僅而不死倉惶渡江兄弟接之

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啜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年海内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丘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朴甚

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為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略賜鈞覽不勝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況在門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為瀆雖疊楮之恭亦以為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

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别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强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强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

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
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眞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
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强半伏惟燕處
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寖已老矣面目稜層
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將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
則能大笑而已其為無足賴曉然甚明眞不足置齒牙
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
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

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擱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胛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人去看以為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鵾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

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為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慼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

誠對越天地以崇勲茂德震動華夏為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絶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悳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已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敵俱生則先魏國為有所付矣近者晦菴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見也乾道閒東萊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為

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葢締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荊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為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捨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聽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為國尊護以即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斡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瘋濕不成禮度不敢進謁既而嘗略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輶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凜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

一日之雅蹤跡汨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令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晩節末路尚不能自別於田閭小孺其他尚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

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為可與言或使軺出按台溫道過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為十日劇譚之欵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栢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為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瀆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為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

異闔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
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責之與差不甚貴賢
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
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
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
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
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
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

有柢有漸有漬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
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
於漸漬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
明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
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
無可為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
可辨也諸賢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
餗以共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

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奬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陸沉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欵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欵尤用怏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

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為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飜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

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鋭為郴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為隣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為之先容倘賜温顔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涖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為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閑歲又隨

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為遮攔門户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沉里閈與田夫野老為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涣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餗終為四海一出素藴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是夜

便宿退居次早即純江懐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庸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黄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貊為隣鬢毛斑斑知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

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餗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别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

不可得為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日復得君
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
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
樂事也比聞有名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
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
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
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
甚至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

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為枯木朽株矣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胷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為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

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别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頴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

年誠難為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即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為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

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塊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為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别去之久終是無任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黄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

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為人所怨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玆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昔時耳若一成作昔時事業却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他論直到黄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

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人亦貴審於量己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閒居無用心處却欲為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摶搦義理刼剥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為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闋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之壽能為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酹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沉也

未承集間千萬為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滚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虚度甚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歎服但亮終以為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慴伏一世課進亦非難

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為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著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秖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為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為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

本非為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寃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寃哉吾兄為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

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録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為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説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之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詑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為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節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為世道厚自崇護至

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卧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恨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為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為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

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梔樓之説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安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為無謂監省魁中本不足多云世道如此足為吾黨之慶幸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為已者以為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與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

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為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為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令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當決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為辭

甚欲得一見面叙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
橫騖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
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脩諸君子交發而並
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
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
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
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
先議之勉為此來幸甚亮方欲専遣人忽有此便廷對

在即天下事大略可覩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胷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為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欵亦足為别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容閒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

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
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
者不能以有為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
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
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
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名還新揆頗留意善類
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為不立
標準以故不為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

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光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緑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

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為一世所録尚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為士為農為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别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鄴間契凡與仲權名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

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畧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併力

一向則天人皆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桓靈寳之起居注也以亮撲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發淅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為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者要當於此著眼使之握匙亂著亦可笑也已

復吴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盖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

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蠭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為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跧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

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為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為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以為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嘵嘵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

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為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卻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廝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為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茍得入其堂奥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為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

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絶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為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尚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肴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為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鄴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悵然

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二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既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即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

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逺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尚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逺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為恨不謂慨然惠劄先之

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寛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令所名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渉歴四方無所不見

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為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跧伏里閈無從一望丰標尚冀為道業自厚行即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卒以為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為痛躍奮迅者久之留此玩

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此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為答也又以老婦欲

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為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為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鳴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為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耰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

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為謝

龍川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川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朱恩

龍川集卷二十二

宋 陳亮 撰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

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矣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

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

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也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説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兾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吁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敷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為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

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為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為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為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為之儲則既已無及坐

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强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寛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髪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為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

勢自爾而非人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為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為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蘄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為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

其心以為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為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兹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
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
同妻何氏男沆瀹沃渙涵女繆繪謹以家饍常饌致奠
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
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
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
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
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為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

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簿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為福福其在汝是其為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惶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為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實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眞能為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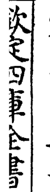
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于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掐至孫祖繇耿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為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瀹沃渙涵女繆繒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

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為童汝能以為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

年始見録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愳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為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慜或有在








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
妣皇考皇妣必不為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
官自效隨事著功貴為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
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
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怱怱自古尚多

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一試論何時公為公歎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胷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為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

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
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
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為樂此困窮天
定勝人後將有攷甫三十年為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
渡江諸賢為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
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
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勲人士猶有遺恨安歸田
里一無懟言炯炯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

大放于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刑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顔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尚為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為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旁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磈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絶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晩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俛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慘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

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為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為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薫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

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頼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寃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寃籲天謂

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為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歎窮乏之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

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為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石司户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劭而善藏量寛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刃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醧無幾微於面顔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鞫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蹸奄

内外其同風凛應和之弼峻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
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
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
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談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
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寃哉繼世嗣興以克
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
時誰實僨之高目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憒
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賫志以殁識者無不為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于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為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

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于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為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為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録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讙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

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酹酒醑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逺我心未艾尚其懋哉衆不可葢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亹亹有制徐

務收斂刓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鋭至其為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已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尚苛細誅强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為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迨遽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

復摧折晚方小試雙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
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
窮傳以一祭

龍川集卷二十二

龍川集卷二十三

宋 陳亮 撰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月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

始為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闗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尚敢

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濕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為虐

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緼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顔視此歸櫬漼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為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

未易推昔吾以兄為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
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為駿馬之良豫
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為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
於己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
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涉崔
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
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尚欲於中卬首伸眉一
歸之天何以我為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

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纍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强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

以人為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偽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兹始乎為士異時冀兄並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為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賫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

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覿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為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殽於罍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

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默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

小康間者闊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
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
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强仕而豈
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
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怳奇禍之備嘗陳
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
不亡倘諸兒之可恃懼托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
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為善而不主於禄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悦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内外並進心迹無瑕此宜閲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

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友於千古之遠

而人不我即不强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為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黄而友其人闗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

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為人道有終之托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

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竒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為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

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
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
子之翁老矣抱負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
之學而人惡其厲巳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
者將有所為耶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
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絏者是真
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歎當何時而已耶酹子金華
誰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

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為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禄孝弟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

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為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

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慇懃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常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晩節睹後生之自肆睠前輩之日淪酹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茍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

未償尚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為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溥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為此迫遽分守移換寧妨禄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子教嬰孩尋

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横騖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為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賁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悖嗚呼肖夫子眞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酹酹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

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何愧跖壽顔夭第相寛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為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間者闊焉而君惠顧不斬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為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

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為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歳亦凛凛也豈生有所關於君而死乃為此懰懰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

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輳君為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當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令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謬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横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故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幼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為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君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刱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縶莫哭繐帷墓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末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為子請我獨僅存末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若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

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縶理亦炳炳為予小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予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為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

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綴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為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

照臨在上猩犴孤隻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惝恍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憑酒貽誠魂其來饗

祭胡彦功墓文

少驅馳於官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為倘不貴而則富通閭里

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

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

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

雖百身而莫取尚慨想於平生爰漉酒於堆土惟此願

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顧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

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

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予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室家之不可已此其為志豈小而偃然卧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遇適其逢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為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

亦就乎木舉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刑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籝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樹固欲定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奠將之廓然此情

龍川集卷二十三